



儒殇

儒殇

裴积荣◎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儒殇

儒殇

裴积荣◎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殇 / 裴积荣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2. 12

ISBN 978-7-5057-3131-8

I. ①儒… II. ①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1462号

书名	儒殇
作者	裴积荣 著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毫米 16开 21.25印张 400千
版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131-8
定价	36.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序：浑朴之中见勇气

白 烨

近些年来，以当下文坛为表现场景，以当代文人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作品，接连不断地出版问世，几乎已成为近年文坛的一道风景。比如，王家达的《所谓作家》，刘兆林的《不悔录》，王开林的《文人秀》，马治权的《龙山》等等。但文坛的空间硕大无朋，文人的故事也层出不穷，已有的作品远不能说就穷尽了这一切。眼下裴积荣的这部《儒殇》，就以杨家岭文联为基本舞台，以各色文人为聚焦对象，又演绎出了揭现文联的艰窘生态和文人的悲情命运的有声有色的文坛活剧。

因为作者选取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复苏期和新时期为背景，就使得以重新走上文学岗位和再度燃起文学理想的一干文人，既面临着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认识现实的问题，又面临着如何调整自我状态以跟上文学发展潮流的问题。主观与客观的不相适应，理想与现实的相互错位，使得不同层次的人们，都努力地费劲巴拉，又收获得微乎其微，甚至在困难的阻遏下，世俗的裹挟下，纷纷走向了与自己的意愿相悖的结局：文联主席龙威只有权欲没有文才，只好以官示人，以威压人，最终也以没有作品悻悻离世而在文学上一文不名；牛耕、严农夫二位酷爱文学又真下功夫，始终坚持业余写作笔耕不辍，但牛耕因养就“跟风”的习惯、“马后炮”式的写作，使他总是落后于创作的发展；而严农夫因不改执拗的个性，这使他的单打独斗总与运行着的文学时势总不合拍；曾计划写作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官家辞，在写作未果后，终于投靠了书商，变身为书刊推销员；那个善于钻营的女作者白赛雪，则索性走向了通俗乃至媚俗作品的写作，并以买书号的方式自印自销。这一切以及这一切的背后，真有如严农夫对牛耕说的那样：“别看红都文坛阵地不大，文人不多，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卖淫的，嫖娼的，要赌的，走私的，有吹牛拍马招摇过市的，有煽风点火拨弄是非的，有出谋划策给他人设陷阱的，有钻营奔走向上爬的……”

作者在写到龙威去世后说道“红都结束了一个文学时代”；在作品结尾的最后又以“红都文坛又开始了一个文学新时代”作结。如果说，龙威主持工作的杨家岭文联，以“东方红系列丛书”为诱饵联系作家和组约书稿，借以为自己营造工作政

绩，是以政治的方式主导文坛的话；那么，仇有权主持组建的杨家岭文联，不是与书商合作，就是靠以商养文，走向的完全是一条亦文亦商的路线。在新老两套班子的两个时期，无论是组织工作的状况还是作家写作的进取，实在不存不济，乏善可陈。在两位文联掌门人那里，文学其实都是幌子一个，并非真正的目标所在。

裴积荣这样以地级文联机关为场景，以基层作家为主角，既无情地揭露了这种官文结合的现行体制的难解的矛盾，又深入揭示了罩在文人雅士身上的神圣面纱，读来让人在不露声色中触目惊心，在咀嚼苦涩中心有余悸。平心而论，这既需要凛然的正气，更需要无畏的勇气。第一，从身处的环境来说，身在文联来写文联的种种积弊，而且敢于揭丑，不惧闲言，这需要不避锋芒又不计得失。第二，从自己的身份来说，以作家的姿态来写作家人物的种种形状，而且敢于揭开光鲜外表内里的垢痂与痼疾，还需要一种自审、自嘲与自省的特别勇气。可贵的是，作者裴积荣不仅葆有这样一些强韧的勇气，而且把它在书中贯彻到底，既不手软，也不懈怠，这无疑十分难能可贵。

我还以为，只是在书写文联“后院”，揭露文人“老底”的意义上认识《儒殇》，显然还是不够的，裴积荣的这部作品，实际上是通过上演在文学领域里的荒唐走板的怪诞故事，来反思当下文化文学生态的普遍问题，来审视人性之中或隐或现的内在病灶，以让人们以此为镜反观现状，或以此为戒反思自身，使人们惊醒和警觉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殇》不只是文坛之“殇”，文人之“殇”，它还是文化之“殇”，人性之“殇”。

与作品中凌厉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相辉映，《儒殇》在艺术描写上，也伴之以浑朴而浓郁的地域与乡土的文化底蕴。历史上与延安有关的传奇人物，文化名家，现实中活跃于国内文坛的陕西著名作家、文学现象，都被作者像穿糖葫芦一样地串结起来，与作品中的人和事交织得水乳交融；而信天游、对诗会、唱和诗、小段子等，则从乡俗的流行层面、文人的趣味方面，添加了诸多文学与文化的地方元素，使作品充满一种浓厚又鲜明的地域色彩与民俗气韵，读来引人入胜，品之别有韵味。

据我所知，裴积荣写作这部《儒殇》，花费了十多年的精心与心力，而推出这部心血之作，又何止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我以为，这种超常的付出，当会得到合理的回报，那就是作为一部真实反映当下文人时代蜕变的扛鼎之作，它将与它所反映的那一段历史，那一段文坛，成为一种互证性的文学存在。

2012年5月6日于北京朝内

我们的故事，从红都——延安开始。

红都，在未来过红都人的心中是个谜，是个梦，是天姥山，是蓬莱岛，是太虚幻境。他们在影视屏幕上一看见宝塔山，一看见中共“七大”礼堂，那脑海中就响起了庄严的《东方红》声，就响起了嘹亮的《信天游》声，就响起了安塞腰鼓铿锵有力的锣鼓声。红都，在他们心目中充满了向往。其实呢，今天全中国都是红都。你生活的城市和红都是一样的。你自己就生活在红都之中。这儿月升月落，这儿云聚云散。这儿人人都有喜怒哀乐愁苦，这儿家家都忙柴米油盐酱醋茶。

时近午夜。英武的红都城，欢腾了一整日，这阵儿就像打罢腰鼓躺在热炕上的安塞姑娘，歇息下来了，神情舒缓了，整个儿的全身心的松软了，也更柔媚了。她那多情的脑海里，涟漪叠起。她渐渐地走入梦乡。这梦是庸俗的而不是圣洁的；这梦是具体的而不是虚幻的；这梦是充实的而不是空灵的；这梦是平民的而不是伟人的；这梦是新潮的，如壶口瀑布冲进十里龙槽，狂潮涌起，浊浪掀天；这梦是多彩的，如朝霞、如霓虹，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梦是丰富的，如大海有鱼鳖龙虾，如高天有日月星辰；这梦如灿烂的人生，有兴衰荣辱，有令人烦恼的生活，有家长里短，有官司纠纷。在改革开放时代，红都的梦是浮躁的，它是一个平台，展现的是改革开放时代整个儿的黄土高原那丰富的物质生活和多彩的精神生活。

红都酒家门前，一辆等待起步的红色奥拓出租车，像摆动舞裙，扭动腰肢的舞女，向舞伴发出哼哼嚶嚶、呢呢喃喃的献媚声。车旁站立两个男女乘客，面放红光。他俩的神态都十分激动得意兴奋活跃。

女乘客对司机说“杨家岭文联，文化大院”。她双手扯了扯高贵的玫瑰红外衣，缩身向车内钻。她的动作很娴熟。她那腰肢扭得很好看，像野狐狸钻洞似的圆柔自然。她的上半身已钻进车厢里了，车门外翘起一个胖胖的圆圆的非常性感的大屁股。那屁股在夜光灯下像个彩色大气球非常耀眼。男乘客纠正说：“不要忙，路线这样走：穿大街而过，到南关尽头，不过胜利桥，折回来沿小南河而下，不过延河大桥，过宝塔桥，绕嘉岭山脚，再过嘉岭桥折回来，绕清凉山脚下向杨家岭

走……”女乘客将已钻入车内的半截身子又缩了出来，双眉一翘：“你是逛夜市吗？你没见过夜晚的红都？”男乘客侧肩谄笑：“时间还早，你忙啥？你爱厮守那个软体动物？你爱厮守那个老药罐子？”女乘客发急：“孩子就在后边车上跟着哩，她们要先回到家不见我们……”男乘客：“桂桂她们还要从库房里提货装货，好几个大件哩，不会跑到我们前边的。”

男女乘客分左右上了车。男乘客对司机命令道：“开！”

改革开放时代的红都市，已不再是昔日作家笔下那么灰蒙蒙，雾腾腾的了；世纪末的红都人，也不再是战争年月那么憨厚耿直、那么傻乎乎的了。感谢政治家和科学家为中国带来了进步和富裕。今日的黄土高原直通黄金海岸。欧风美雨虽然冲击侵袭了古长城，但也滋润丰富了广袤的黄土高原。昔日的米脂姑娘们曾使远方笑傲江湖的英雄人物折腰、倾倒、屈膝；今天绥德的假元宝、米脂的假金条、榆林城的风流才女们也曾使港澳台的商贾大亨们跺脚抽泣，捶胸痛哭，乃至偷偷去买耗子药……假若把陕北比作烟波浩淼的长江，那红都就是湍流最深的洞庭湖。

红都变了。与四十年代比，与六十年代比，它少了些单调，多了些浮华；少了些摩拳擦掌，多了些柔情脉脉；少了些口号声，多了些叫卖声。昔日，“老将军拾粪，小姑娘纺线，穿草鞋跳舞，吃小米会餐”的生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生猛海鲜桌桌上，流行歌曲天天唱，舞女进了宾馆了，红中摸成白板了！往日西安有的红都没有，今日西安有的红都都有，西安没有的，红也有。

奥拓小车，像夜游的狐狸，睁着明亮的眼睛，轻悠悠地中速前进。那女的便侧身倒在男的怀里了。那男的也就勾了头，两张喷吐着浓烈酒气的嘴也就紧紧地粘合在一起了。那男的将右手从女的内衣里边摸上去，将那一对大奶头揉面团似的捏着揉着，揉着捏着。他俩的对话，在唇与唇间嗡嗡嚶嚶地展开了。

女唇：“今晚上十分感谢你，你，你——帮，帮，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啧啧，啧啧，啧啧！”男唇：“应该感谢，应该感谢。可，可你，你，你，啧啧啧，咋连一次也没感谢呢？”女唇：“那么大的女儿，紧随身后，我一个做娘的……你是全会场的核心人物，众目睽睽……”男唇：“众目睽睽，我不是照常做手脚么！小施伎俩，你得了多大的便宜呀！”

女的推开男的，坐直身子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要在20年前，是我三年到四年工资的总合数。在青化砭公社当政治夜校文艺队员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一月工资才27.5元！”

男的：“那时候是什么时代，今天是什么时代？今天是遍地有黄金，单等胆大脸厚人！只要你有本事敢冒险你就心想事成！”

很现代化、很新潮的街灯路灯把红都市装点得遍体通明，如同白昼。环绕九级宝塔的塔灯，映红了半个嘉岭山。夜晚巡逻的人民警察，昂首挺胸，整齐威严地行走在大街上。奥拓小车过了胜利桥又折转身向东走。小南河边的树影下和灯影下，赌徒用哑语招来同伙；情侣伸长脖子期盼情人幽会；小偷伴夜游狗沿石岸、桥墩、墙脚、房壁兜圈儿。中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人人都很忙，各忙各的事儿。有人忙奉献，有人忙享受；有人忙建设，有人忙破坏；建设四化的英雄有自己的志向，投机钻营的扒手有自己的门路，这才构成了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

奥拓小车从清凉山脚原《解放日报》旧址前绕过，经王家坪，到了杨家岭沟口，在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大门前停下了。

女乘客提示司机：“杨家岭文联，文化大院，朝后沟开。”

小车减了车速，从“七大中央礼堂”、中共中央办公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旧址外侧绕过。

女乘客：“谷经理啊，今天晚上我一个人连中两个大奖的事儿，日后会不会引起麻烦？”谷经理：“宫婵啊，你胆儿太小了，不会的。”宫婵：“我是说日后？”谷经理：“日后也不会。”宫禅：“你这么自信，你以为你做得很机密，神不知鬼不觉吗？”谷经理：“那倒不是，破绽还是有的。但这种事儿，当场出麻烦就出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在你看来是大事儿，拿到社会上比比看，和那些大案要案比起来就不值一提了。它是贪污？是盗窃？是受贿？都不是，小事一桩啊！”宫婵：“它是作弊。”谷经理：“它是作弊。但它不是高考作弊，而是酒家颁奖作弊，它本身就构不成大案要案，就不值得去查处。”宫婵：“遇到别人家，过了今晚上，人们就把它忘记了。但我们家和别人家不同。我们是文化家庭，我那一口子又是文联主席，这影响可大了！”

小车在杨家岭文联文化大院门前停下来，男女乘客分头下了车。宫婵握住谷经理的手说：“你不进去坐坐吗？”“不了，你着急得很，现在到家了！……宫婵呀，我真不明白，你对你那个家竟这般热爱，这般留恋！”“谷经理啊，你好意思挖苦我么！你忍心挖苦我么！出了门，我急着要回来，因为家里还有一个大活人。到家门口我又不想进去了，我那个家啊，凉洼洼的就像一方古墓。”

说话间听见汽车喇叭响，宫婵说：“桂桂回来了，你走吧！”

龙桂桂和她的男朋友白超易是坐红都酒家的工具车回来的。一下车她就高声呼唤：“老爸呀，我妈手气真好，一个人抓了两个大奖。”

听见汽车声，听见女儿呼唤，听见一次抓来两个大奖，龙威从石窟洞里出来了。工具车上拉的是战利品，有大彩电，有电冰箱，有微波炉，最笨重的是皮质沙

发。白超易和司机向下搬电器。龙桂桂告诉爸爸，奖分三等，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三个。咱家得了一个头等奖，车上这些电器全是奖品；抓了一个二等奖，由红都酒家报销咱们家两个人去北戴河旅游一次的全部差旅费。

宫婵知道，龙威虽然是个僵尸，但他是她的旗帜，她的招牌，她的靠山，她的骄傲。没有龙威，就没有宫婵的剪纸家协会副主席。剪纸家协会副主席这个位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体面。宫婵猫舔说：“还是你爸洪福重，你爸是文联主席嘛，当官的人，都有福气。”

白超易问龙威：“爸呀，将来去北戴河旅游，谁去呀？”

龙威说：“先莫问，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你先把家具搬回去安放好！”

白超易和司机搬完电器，龙威和宫婵坐在沙发上，龙威抽着烟，宫婵看着电视。龙威说：“你爸今天运气真好，抓了一个头等奖，车上这些电器全是奖品；抓了一个二等奖，由红都酒家报销咱们家两个人去北戴河旅游一次的全部差旅费。”

宫婵说：“爸，你运气真好，抓了一个头等奖，车上这些电器全是奖品；抓了一个二等奖，由红都酒家报销咱们家两个人去北戴河旅游一次的全部差旅费。”

龙威说：“你爸今天运气真好，抓了一个头等奖，车上这些电器全是奖品；抓了一个二等奖，由红都酒家报销咱们家两个人去北戴河旅游一次的全部差旅费。”

宫婵说：“爸，你运气真好，抓了一个头等奖，车上这些电器全是奖品；抓了一个二等奖，由红都酒家报销咱们家两个人去北戴河旅游一次的全部差旅费。”

龙威说：“你爸今天运气真好，抓了一个头等奖，车上这些电器全是奖品；抓了一个二等奖，由红都酒家报销咱们家两个人去北戴河旅游一次的全部差旅费。”

二

如果说杨家岭文联是红都文坛的元帅府，那龙威就是文坛主帅了。这个主帅，不是领导封赏的也不是群众举荐的，而是龙威的自我感觉。“这个，这个，这个，什么什么来？支撑这个残局，舍我其谁！”龙威常这么说，常常这么说。

龙威高个儿，虽然肩也宽，背也阔，但留给人的感觉不是刚健有力，而是松松垮垮。龙威谢顶了，头发稀疏，眼睑浮肿，眼珠浑黄，行动呆滞。他不留胡须，满脸松软的肌肉好像树枝上将要溶化的堆雪，悬乎乎的，风一吹就会掉下来。龙威的家不像作家的写作室，不像干部的办公室，也不像家属住宅。脚地的当中央立一尊生铁炉子，粗看很像一具黑色骷髅。杨家岭文联没有暖气设备，龙家也没有另盘锅灶。女儿在学校上灶，龙威和宫婵取暖做饭全靠这个铁炉子。这个铁炉子就像清凉山上的香炉，一年四季烟火不断。一根黑色铁烟筒将龙家的废气排向大千世界，又将大千世界与这个小家庭联系在一起。不用细看，你闭住眼睛一想就能感觉到，这个家就像一座土地庙；这个主席，就像一个土地神。

龙威很有特点。他那两个招风耳左右伸展，很能表现出这个年近古稀老人不服失败的倔强劲儿来。龙威热爱文学是从熟读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起步的。在此之前他是做行政领导工作的，他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他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也不知道小说是什么玩意儿！

龙威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50年代，他与全国干部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常识读本》。后来他就学习阶级斗争天天讲。他学得活也用得活，每遇问题，他都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说得头头是道，概括起来说，那就是一个杠子：革命还是反革命；两根棍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三条鞭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前苏联解体，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坚持列宁路线。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继齐奥塞斯库之后纷纷落马，为什么？因为他们变修了。中国自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经济建设踟蹰不前，何也？因为林彪江青路线的破坏。“文革”前，他曾说中国建设蒸蒸日上，日新月异，一日千里，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能列举出一连串的

数字与解放前作比较。到“文革”时期，他又承认中国建设速度慢了，原因是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破坏。人在世上转，水在石上流，不论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龙威主席都会有一大套说辞，而且说得振振有词。

杨家岭文联干部的居室还沿用老传统，全部是宿办合一，谁的办公室就是谁的卧室，就是谁的家。龙威是文联主席，他的居室一摆儿并列着三孔石质驳壳窑洞。龙威是一家之主，他的工作室、读书室、会客室、卧室就在左边窑洞中。女儿龙桂桂已经上红都大学了。同学、相好、朋友众多，再加上龙威是《杨家岭文学》主编这一层关系，每遇节假日宾客纷至沓来。龙桂桂不能再与爸爸妈妈同居一室了，她住在右边窑洞里。中间一孔是伙房，餐厅也在中间窑洞中。三室一体，来客先进中间窑洞，然后再看是谁的客人向左右两边分流。

对这个家，女儿龙桂桂很厌恶。妻子宫婵觉得凉洼洼的。龙威自己呢？没感觉。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反感；说不上快乐，也说不上厌恶；说不上生气勃勃，也说不上死气沉沉。过春节时，龙威主席给自己的居室编写了一副对联——

送走三百六十五轮明月；

迎来三百六十五个红日。

横楣：又是一年。

龙桂桂说：“明月，一年没有三百六十五个。”龙威说：“对联是诗。读诗要理解意思，理解感情，不能扣死渠渠。”龙桂桂说：“把这副对联贴在土地庙门上也很合适。太阳很公平，对土地神一年也是三百六十五个。”龙威想了想，找不到反驳词，只好默不做声。

对这样的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在龙桂桂看来，这是落后，跟不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在宫婵看来，住这样的家是低档次，是窝囊不体面；而在龙威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发扬革命传统哩！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这样的土窑洞，能写出光芒万丈的著作来，我为什么要住洋楼，住四室两厅呢？

龙威认为，自己的家庭缺少生动火热的景象，主要是自己的创作没搞上去。自己若能像路遥、陈忠实那样，拿出一个轰动全国的长篇小说，得了茅盾文学奖，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过春节时，他将革命先烈王泰吉的就义诗写了一个条幅，装裱了挂在墙上——

为国寂将门儿掩，
谁也不见，
学秃陀参禅，
像睡佛咒天，
将孔孟抛在一边。
劳什子吓破几许英雄胆！
咱从来不说奈何天。
这头颅任你割断，
这肉体任你踏践，
一切听自然！

龙威写的是一手黑敦敦的、规规矩矩的隶书。那个条幅挂在墙上还真有些肃穆、萧杀之气哩。龙桂桂明白他爸的意思。这个红都大学文学系的高材生，劝爸爸放弃创作消消闲闲安度晚年，再不要起早熬夜瞎劳神了。她说，而今不再是出高玉宝的时代了，不再是出崔八娃的时代了，当作家要讲才气灵气，要有思想穿透力，要有深厚的文学功力。这些条件你都不具备。你一个搞行政工作多年的人，突然迷恋上文学，怎么能拿得出好作品，大作品？搞文学不能靠一时的心血来潮。龙威怒火中烧，将女儿骂了个狗血喷头。桂桂生气了，依王泰吉诗的原韵又写了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

为当作家将门儿掩，
咱谁也不见，
学秃陀参禅，
像睡佛咒天，
将毛选邓选堆在枕边。
没才情咱有英雄胆！
能苦熬苦受就能上青天。
这头发熬白又脱光，
这躯体熬瘦又熬残，
一切皆枉然！

桂桂将自己的大作，仿他爸的隶书又写了一方条幅，装裱了要向她爸写的条幅

旁边挂。龙威不依，父女俩吵了起来。宫婵左说右劝，桂桂最后将自己的大作挂在自己的卧室里了。

新旧家具都摆放妥帖后，龙威对白超易说，你的那首小诗我安排在下期发表。白超易十分欣喜，问“叔叔发了我哪一首？”龙威说：“你的诗你还不知道？”白超易说：“我给叔叔送过三次诗稿了，你那儿最少压我10首诗。”龙威说，你交给我的诗稿，我都转交给诗歌组了。我主办的杂志发稿不走后门。下次发的好像是《圣地月》。白超易很欣喜也很尴尬，说，我常来你这儿，人熟了，就先交给你。龙威说，正因为这样，对你的稿件我的要求更严格。白超易就恭维说，“咱们的《杨家岭文学》很受红都大学学生们的欢迎，我每次拿回去的杂志，同学们都抢着看。”龙威说，可惜征订不出去，你回去宣传宣传。龙桂桂接话说，宣传也没用。红都大学那群洋学生，既洋又穷，都追新潮哩，谁看你那些老传统？征订要在社会上找出路。我建议爸爸召开个清凉山诗会，把红都的诗歌爱好者聚集起来……龙威说，好好好，这是个好主意。当年党中央在延安的时候，就成立过怀安诗社……

白超易说，我回学校去呀。龙威没搭话。宫婵说，你明天一早回去，不会误课的。明天起早点，和桂桂相跟上。白超易说，不了，我走呀。在出门的时候，白超易扭头看了龙桂桂一眼。龙桂桂相随了出去。到大门口，桂桂抬起手来要握手告别。白超易抓住桂桂的手猛拉一把，桂桂也不扭妮推诿，相随了到小河边一株老背达树下。超易抱住桂桂的头吻桂桂的脸蛋、嘴唇，龙桂桂推白超易一把说，夜深了，你快走，还有一道沟哩！白超易说，我看今天晚上的抓奖有鬼，鬼在妈妈身上。妈妈好像和……龙桂桂问，怎么啦？白超易说，咱一家就能抓两个大奖！龙桂桂生气地说，你个鬼东西把嘴夹严。白超易说，这个我知道。其中一个奖是供两个人去北戴河旅游一次。我想咱俩去吧！龙桂桂说，让我先探一探妈妈的口气，待妈妈点了头再向爸爸透底。白超易猛地抱住桂桂的头，狠咬她的脸蛋。龙桂桂撕脱白超易蟹螯似的两条胳膊，狠捣他一拳说：“二杆子，咬烂了！”

白超易跑了！

三

龙威坐一个用藤条制做的圆形圈椅，那外形很像一个蜗牛的外壳。坐在圈椅里的龙威也就很像个软体动物了。龙威正在专心致志地修改他的长篇小说《圣地之心》，突然有人敲门。“进来。”

推门进来的是女秘书索梦。索梦是“文革”时最后一批下乡的北京知青。改革开放后，大批的北京知青都回城了。索梦热爱文学。她为了学习陕北，了解陕北，描写陕北就留在红都了。索梦四十挂零年纪，高挑身材，三围曲线优美，但她那漂亮的脸上，却经常蒙有一缕若隐若现的抑郁。

“门就没关嘛，你敲啥哩！我还以为是陌生人。我的老毛病你还不知道？睡觉也不关门。——我为啥要关门哩，防小喻，咱家里一贫如洗；怕伤害，咱是共产党员，光明磊落一辈子没结下一个私敌。我关门怕谁……”

索梦说：“敲门是向主人打招呼，这是礼貌！”

龙威说：“自己人还礼啥哩？那是虚伪！”龙威一贯出语伤人，他并不自觉。这也难怪，当领导多年了，习惯了嘛！

索梦走上前去递过一页质地很高，光洁亮丽的黄色纸卡。“这是吉林大学出版社寄来的一份征订单……”

龙威长臂一挥说：“又是征订单，不订不订不订！这你知道嘛，咱们文联没钱。上次省上来的几个作家，都是名家。咱们文联穷得连一桌酒宴也摆不起。脸上实在过不去，后来请到我家里，吃了一顿酸汤剁荞面……以后凡遇到这样的事儿，不要再请示我，你这个办公室主任就挡了！”

索梦尴尬地向后退。她脸上的红潮渐渐地隐退了。“我起初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我看见这上面写的，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的作者，我想……”

“什么，是公木老师的作品？你怎么不早说呢！拿过来我看看，我看看！”订单上说，《公木文集》出版了。公木本名张松如，是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文集分六卷……龙威边看边说：“一套255元，太贵了，太贵了，咱们文联没钱……没钱也要订。我老师的作品嘛不订怎么行，订两套，一套由我签字后，保存在咱们文联图书

馆里；一套由我个人长期保存，你办去吧！我老师的文集，我咋能不订哩！”

“公木还在红都当过教师？”“不是不是，他是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会长，我是研究会的会员，我听过他的报告，我们一起还留过影哩！”“我听你一句一个老师，还以为公木给你教过书哩！看把你光荣的！”“听过报告也光荣呀，我就有资格称他老师，你就没有这个资格！”“那我就有资格称路遥做老师了。我在红都饭店，听过他的讲课——噢，路遥的骨灰迁回来了，埋葬在红都大学的文汇山上。”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怎么可能哩，把路遥的骨灰迁回红都，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唉——他妈的……”

索梦知道，龙威那个“唉——”，类似秦腔剧演员的叫板，肯定后面还有好“乱弹”。她没动身，依旧静静地、敛声息气地等候着。果然，龙威发感叹了：“年轻时候，我常批判别人沽名钓誉。到了老年，我才知道，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住脚，非沽名钓誉不可。沽是买，钓是捞取，都是动词。这就是说一个人要出人头地，你就要主动出击。困守愁城，只能是坐以待毙。若这样搞下去，再过几年，红都人连我龙威这个名字也忘记了，我就像秋天的一片落叶，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就像延河面上漂的一片尿布，随着水波悄悄地流走了。我还有什么龙威哩，连猫威狗威也没了。”

龙威停了停，缓了口气：“这样吧，他们迁路遥的坟，咱们迁张寒暄的坟，这样就扯平了。”

索梦知道，龙威口中的“他们”，是指社会上看不起他的那些时代文人，那些人是龙威心目中没有具体所指的宿敌。因为龙威的自我感觉是高人一头，他常常感到别人对他不尊重。索梦没有问这个盘根错节惹人烦恼的问题，却反问道：“张寒暄是谁？”

“张寒暄嘛，这是个大人物，‘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作者。这首歌抗日战争时期唱遍了全中国。他死后埋在文化山上。柯仲平的诗‘一把黄土一把泪，文化山上葬寒暄’……”

“柯仲平是谁？”“柯仲平嘛，大人物、老诗人、大诗人、大得太！毛主席还听过他的诗朗诵哩！……这样吧，你打听一下，看迁路遥的坟一共花了多少钱，咱们造个预算，迁张寒暄的坟，预算基数加一倍——你下去就办？”索梦又从坤包里摸出一张印有许多人物照片的宣传品递给龙威。“这是什么？”“红都医院印了一批宣传品，站在大街上挨个儿给过路人散发哩！”“我不要，那号东西太多了。尔今的传单呀，成了娃娃们玩的彩色气球，满城的飞，满城的飘。假话多，真话少，和文革时期红卫兵手中的传单没什么两样！”

索梦说：“这个传单不一样，它讲的是军民共建。这上面说，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在红都搞专家讲学，大规模义诊，捐赠支援精密仪器，开展动脉搭桥、门脉高压、心脏直视手术等高精尖技术！还说……涓涓流淌的延河水可以做证，巍巍耸立的宝塔山可以做证……”

龙威说：“我也可以做证，我的心脏病就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大夫们治好的。”“这我知道，所以我就多要了一份传单，留给你做个纪念。”“岂止是纪念，这对我的创作也有帮助。”“你是说对《圣地之心》的写作也有帮助？”“是的，中央在红都时期，和平医院驻扎在东川的刘万家沟，中央医院驻扎在兰家坪，那时候咱们共产党人就搞过军民共建。我要把四军大和红都大学附属医院这种军民共建活动，和毛主席在红都时期中央医院和民众的军民共建活动联系起来写，这是发扬革命传统嘛，这是一脉相承的嘛！”

索梦说：“这一点我没想到。”龙威说：“你应该想到。我们常说突出作品的思想性。把现在的成绩与历史结合起来，不就突出思想性了吗！很平庸的素材与政治相结合，与革命历史相结合，陡地就发热发光了——你常要我介绍创作经验，这就是一条！”

索梦说：“我还有件事……”“什么事啊？这么严肃的！”“我说出来怕你不批准。”“你先说出来嘛！”“我想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

龙威的脸陡地阴冷了。索梦胆怯地后退了几步，坐在弹簧沙发上。她知道这下闯了祸。龙威很大功夫不哼一声。索梦真怕他猛地又在桌面上击一拳。龙威不说话，索梦不敢说话，窑洞里的空气就像凝结了，只有墙上的大摆钟叮当叮当地响着。远处传来了杨家岭山上赶羊人的信天游声。那声音是舒坦的，轻松的，无拘无束的和没有追求的。索梦真后悔，明知做不到，我何必自讨这个无趣哩！我何必自讨这个烦恼哩！武大郎会不打炊饼去学习做面包的技术么？武大郎会丢下炊饼担儿骑个三轮摩托车儿图省力么？

龙威说话了：“听说你的中篇小说《月行中天》在省刊上发表了？”“唔。”“听说《小说月报》也转载了？”“唔。”“这就是你骄傲的资本？”“我……这……”。“你当初是农村户口，是我把你拉进文联大院的。在杨家岭文联的机关大院里能有你一把椅子，你应该知足了。在刊物编辑部里，让你当办公室主任；在机关里，让你当办公室主任，这是我对你的关照，你应该知足了。杨家岭是什么？它是中国文艺家的摇篮，它的名字和丁玲、贺敬之……是联系在一起的。长期在这儿干下去，能屈了你的尖尖？年轻人啊，不要太骄傲了，不要太张狂了！我特别关照你，我很相信你……”“这我知道。”“我把你当作我的得意门生来培养……”

“这我知道。”“所以我说你不要走，就在这儿长期蹲下去，这儿大有可为！——我有一个宏伟计划。我打算出版一套《东方红系列丛书》。我当主编。将来凡参加出版书的作者都是编委，你当编辑室主任。现在就着手。你记一下，通知下面几位作者把他们的书稿拿来。有了作品才能出书嘛！这就像结婚一样，没有新媳妇这个喜事咋办呀！”

索梦已做好了做记录的准备。

龙威说：“你用电话通知——吴起镇中学的牛耕，他写刘志丹传记小说《竞折腰》；子长县中学的白效力，他写谢子长的传记小说《一代风流》；红都纪念馆的云月楼女士，她写《红都十老在九州》，这是一本纪实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十老诗选》。十老是谁？朱德、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续范亭……天大大哟，把这十老解放后在全国各地的活动情况写出来，这在全国有多大影响啊！我们这一套丛书把这样一些人物加进去，书的规格自然而然就特别高了！这是一张王牌。”龙威抬起左手，掌心向上质问索梦，“你算算我手中的王牌是多少？”

索梦连一张也答不上来。龙威扳住指头数：“红都是一张王牌；《杨家岭文学》是一张王牌；《东方红系列丛书》是一张王牌，再加上《红都十老在九州》、再加上刘志丹、谢子长……王牌是什么？是椅子，是轿子，是缚人的绳子，是打人的鞭子，王牌是铁饭碗，王牌是立足之本……我有王牌我怕谁？谁是咱的对手？”龙威双手平抬高与肩齐。“所以说这是一项工程。这项工程如果完成得好，你我就是中国文坛的名人了，下次开全国文代会还能少了我们参加！我龙威还要进省文联当副主席哩！你还跑到鲁迅文学院去干什么？没意思。噢，听说你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什么？”

“《文学·人生之梦》。”“加进去，加进去！也加在这套丛书里。”索梦说，“还没定稿哩！”龙威说：“先把队排上，后面再做修正完善工作。”索梦说：“严农夫老师的历史小说《在大夏国都废墟上》定稿了。”龙威思索了一会儿说：“也加进去。同在一个文联工作哩，不加进去不好。现在是几部了？”索梦说：“连同你的《圣地之心》加上共6部了！”龙威说：“可以了，够一个系列了。”

索梦说：“官家辞老师正在写《牛羊》、《皮毛》、《甜草草》陕北三部曲，也加上去吧！”龙威没有表态。索梦说：“官老师也是咱们文联的老人手了，……”龙威点点头，算是答应了。索梦说：“听说黄陵县女作家白赛雪，新写了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轩辕和嫫祖的罗曼史》……”

龙威摇头摆手说：“不要不要，听名字都是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你就把上面这